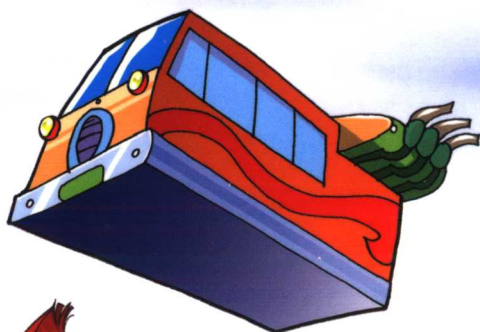




原·创·儿·童·小·说·系·列

马嘉恺 ◎ 著

布丁和谣言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布丁和谣言树

1

马嘉恺 ©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丁和谣言树.1/马嘉恺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80673-835-5

I.布... II.马...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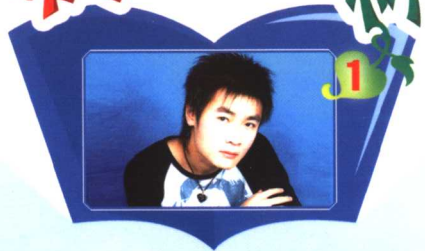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4939 号

布丁和谣言树 1

作 者: 马嘉恺	责任编辑: 赵 萌
美术编辑: 胡彤亮	装帧设计: 唐树友
责任校对: 成 仁	插 图: 王鑫铭
内文排版: 王璐 李冰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85 千字	印 张: 5.5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73-835-5/I·386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布丁和谣言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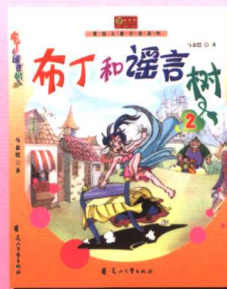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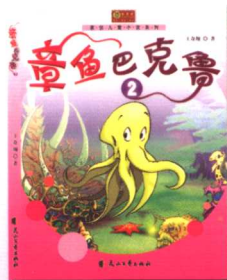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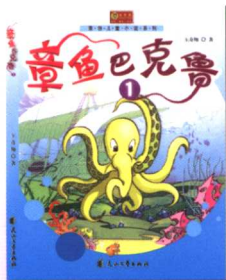
我是马嘉恺，生于1985年，与上帝在同一个沙滩上晒月亮的人。用海水泡茶，星辰做伴侣。

从小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喧闹时在云朵上游泳，寂寞时与苹果做游戏。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夜晚，我被一只蓝色的五线谱绑架了，音符们把我带进了一个绿色的下水口。在那里，我遇见了来自那扎尼尔的布丁。他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们成了好朋友。于是，我决定把这个来自遥远的那扎尼尔的故事呈现给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你们可以跟我一样，知道故事的一切。

从现在起，让我们变回孩子。细细聆听那段充满幻想、童真、历险、勇敢的故事。往日的幻想已经渐渐远离，但请允许我告诉您这个故事是真的。请相信我，您所读到的一切的确是真实的。

每个人都能品尝到愉快的滋味，当你还是个孩子时。



主 编 刘金虎
 执行主编 张 强
 责任编辑 李艳明
 装帧设计 唐树友
 内文排版 王 璐
 李 冰
 插 图 王鑫铭



②

录



第七天的预言 1

神秘的碑文 24

葱葱猫的空中巴士 39

黑衣人厄尔克多 56

灰尘之都 85

跳蚤酒店的米老头 117

守夜者和睡眠之衣 156



· 第七天的预言 ·

在一间阴暗的树屋里，一位老耄而又古灵精怪的女占卜师将一幅那扎尼尔地图铺在她的小桌子上。她抿起干瘪的嘴唇，双眉紧锁，手指伸到了一处标着“格尔尼卡”的地方。她先是瞪大了眼睛，然后又眯成一条缝，目光犹如诡异的液体从那条缝里溢了出来，她终于开始叨念起来：“还有七天……还有七天……”

与此同时，在位于漫莎市的星原学院里，学生们正在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上痛苦地挣扎着。此时已经





临近下课，教室的空气变得闲散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好学生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

在讲台上站着的，是星原学院里最令学生们头疼的一个老头。他是个可怕的老家伙，下巴被削得尖尖的，活像一只营养不良的老斑鸠。他的脸上布满了咖啡色的痣，小的像芝麻，大的跟葡萄干似的。虽说痣多，倒也错落有致，还有一种连绵起伏的感觉。更可怕的是，每颗痣上还节外生枝地多出一小撮令人发憷的毛。学生们总是在背后嘲讽地称呼他为老咖啡豆。

布丁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他正痴迷地望着窗外的天空。那些浮云缓慢地飘动着，布丁把它们想象成一个个用棉花糖做成的沙发，他梦想能够坐在这样飘逸的沙发上环游整个世界。至于老咖啡豆的讲课，布丁完全不闻不顾，因为他曾在全班同学面前吹嘘，要亲手剥光这个老家伙的衣服，然后把他绑在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上。

讲台上的那个可恶的咖啡豆还在滔滔不绝，看样子他是恨不得一连讲上几个世纪，用铁钉将自己固定在讲台上。不过事情总有值得庆幸的一面，这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只要再熬上几分钟，就可以毫无顾



忌地把这个装满课桌椅的水泥盒子甩得远远的了。

不是吗？对于布丁来说，教室只不过是个让学生们受益匪浅的水泥盒子。除此之外，它似乎就一无是处了。

“布丁同学，请你为大家解释一下这道题。我猜你已经彻底地将这条定理掌握了。”老咖啡豆突然向布丁发起了攻击。一种狡黠的笑容隔着那些痣向布丁隐射过来。他继而补充道，“快点儿啊，可别让大家失望，我知道你早就对它了如指掌了。”

布丁毫无防备，他摇摇晃晃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过他并没有糟糕到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立即开始盘算着应该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个无耻的令人厌烦的老咖啡豆的杰作。

“关于这个问题——”对于老咖啡豆提出的问题，虽然布丁根本连看都看不明白，但是他的语气却突然变得十分镇定。这是老咖啡豆始料未及的。

老咖啡豆疑惑地看着这个向来玩世不恭的学生，这个顽固的老家伙企图用一道他精心准备的怪题，让布丁在所有同学面前彻底出一次洋相。除了讲课，陷害他所讨厌的学生是他的另一项专长。





布丁用一种不屑一顾的眼光看着老咖啡豆被痣所包围的脸，说：“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把您脸上所有的痣加在一块儿，必要的话可以运用十字相乘。我相信，我们得出的结论将成为历史上最为优美的定理。”布丁字正腔圆地说道，还故意装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布丁发出的声波还未彻底传开，整个教室就已经哄堂大笑了。这些来源不同的笑声无疑都证明了一点：今天是老咖啡豆的末日。老咖啡豆气得扭歪了脸，他的嘴角还在持续不断的笑声中抽搐着。

在笑声中，布丁拿起了他的课本，径直向教室门口走去。与此同时，全班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老咖啡豆气得恨不得一把将黑板从墙上拽下来，朝布丁扔过去。然而他气蒙了，竟然没有说出半句话。

走到门口时，布丁顺手把书丢进了门后的废纸篓。这次，他真正地赢得了胜利。

“还有七天……还有七天……”——

离开教室之后，布丁独自回到了公寓。当然，这时候学生公寓是空无一人的，除了那些在体育课上不幸成为人体盾牌的先生们。他躺倒在床上，开始



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

刚才的那一幕是那么的回味无穷，布丁简直不敢相信，他竟然为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他当然知道这样捉弄老师的后果，不过一想起上次老咖啡豆所做的那件事，他就恼怒不已。那次，布丁只因为考试的时候喝了一口水，就被蛮不讲理的老咖啡豆取消了考试资格，他说自己看到布丁用喝水做掩护，偷偷作弊。布丁为此支付了一笔昂贵的重修费，还被爸爸痛斥了整整一晚上。可那完全是一次诽谤。

这么看来，刚才的胜利对布丁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他知道老咖啡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那个老家伙一定会找到机会再次报复自己。不过，那要等到假期之后。有句话说得不错——明天的事情明天考虑。

此时此刻，布丁望着天花板，上面满是自己的涂鸦。有长满胡子的大脸猫（布丁每天要把它的胡子数上一遍才能睡觉），有从小说里抄下来的句子，有粘住的干茶叶，还有老咖啡豆的丑化版画像（这是一幅高难度的画像，因为在布丁心目中，老咖啡豆几乎已经没有可以丑化的余地了）。

他把脑袋从床沿垂下去，下面是自己的写字桌。





上面放着几支陈旧的钢笔，还有一堆他不怎么感兴趣的书本。

风突然从窗户钻了进来，一枝没有笔套的钢笔滚向了桌沿，然后掉了下去。

“咣当”——钢笔的笔尖敲击在几天没有扫过的地板上。笔尖卷了起来，很不幸，它送了命。

随着钢笔的掉落，布丁似乎觉得自己也丢失了什么。他抬起脑袋，开始左顾右盼，感觉就好像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房间。

究竟丢失了什么呢？何以会有这种感觉？莫不是自己太敏感了吧？布丁心想。

也许我的生活缺少变化，布丁又想到，我需要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一种充满质感的生活，而不是每天平板无奇的重复，也许那正是我所丢失的东西。小时候的生活无忧无虑，时常觉得世界是那么的大的，而现在呢？现在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生活在那扎尼尔——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度。除了漫莎市，别的地方几乎就没去过。

是啊，现在的布丁生活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学校——一个充满了条条框框的罐子，每天格式化的生活毫无变化可言。真是太悲惨了。他渴望自己的周围会



发生什么，然而究竟是什么他不得而知，总之它必须发生什么，那个什么是用来改变现有的格式化的生活的。

那个什么迟早要发生的，布丁有一种预感，在那扎尼尔永远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还有七天……还有七天……”——

带着这种预感，布丁坐在回家的公车里，迎接他的将是一段悠长的假期。

四十八路公交车里只坐着三个人，驾驶员、售票员和布丁。驾驶员专心致志地把持着手里的方向盘，售票员则面无表情地走到布丁面前，像一台移动自如的机器一般抓过布丁的硬币，塞了一张车票给他，然后又在摇摆中折回了自己的座位。

真是奇妙的一天，偌大一辆公车竟然只坐了区区三个人，而且作为乘客的唯有布丁自己一人。公车的轰轰声和车头幸运铃铛的叮当声交织在一起，令人产生了一种余音袅袅的错觉。布丁望着车里的另外两个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布丁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快活的幽灵。

对，我需要快活起来，布丁对自己说。

冬天的傍晚，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些冷飕飕的。寒





冷加上疲倦，布丁一到家便倒头大睡。他把从学校整理回来的包裹丢在了沙发上，袜子也没脱就把脑袋埋进了枕头里。卧室窗外的梧桐树井井有条地排列着，偶尔会有在漫莎市过冬的鸟儿在枝头驻足停歇。黄昏的余晖很快淡去，紧接着的是宁静的夜晚。

很快，整个漫莎市就步入了梦乡。

等到布丁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翌日中午十二点了。他推开沉重的被褥，来到镜子前，被自己吓了一跳。镜子里装着一张疲惫而且有失匀称的脸庞，一块黑一块灰的。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并且布满了血丝。头发也睡成了凌乱的片状，活像一堆折断的刀片横七竖八地吸在一块黝黑的吸铁石上。

布丁简直不敢看自己狰狞的面目，于是痛痛快快地冲了个澡。很长的时间里，他在冲淋房里腾云驾雾，这样一来，总算是感觉好多了，似乎找到了新的一天应有的感觉。而且，这是假期的第一天。

伊梅洛已经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布尚塔则一早就去了他心爱的律师事务所。饱餐一顿之后，布丁重新染了一下头发，使它们看起来乌黑乌黑的。然后他来到了漫莎市最为热闹的一号街上，打算好好放松一下。



漫莎市是位于那扎尼尔中心最漂亮的城市，布丁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这个城市并不算大，不过规划得近乎完美，在这里应有尽有，是全国比较发达的城市之一。

那扎尼尔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据说这个国家的建立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神话时代。可是人们仅仅知道的是，那扎尼尔的创始源自一个神话，至于是什么神话，没人说得清楚。即便是最爱刨根问底的历史学家，也对此不甚了解，就好像滔滔不绝的历史老人把故事讲着讲着，就一不小心忘掉了开端，而且忘得一干二净。

那扎尼尔的地形十分奇特，从地图上看起来，形状就像一条舞动的巨龙。漫莎市就位于这条巨龙的中心。

布丁悠闲地在一号街上瞎逛。人们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几分钟后，他踱进了一个叫做“香蕉园”的小酒吧，这是他经常来的地方。康路卡独自经营这家小酒吧，他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毕业一直和布丁是同班同学。虽然是孑然一人别无帮手，但康路卡把这家小酒吧经营得井井有条，他的调酒技术总是令人刮目相看。

布丁走了进去。里面只有寥寥数名客人，看来天气的确太冷了，人们更愿意待在家里取暖。康路卡正在吧台上调酒，他一见布丁光临，便让瓶子在手





里漂亮地转了几个圈，然后稳当地将它们放下，打起了招呼。

“嘿！中午好。”

“中午好。”

“放假了？”

“昨天放的。”

“唔，真是幸福啊。在一个紧张的学期过后，可以无忧无虑地放松一个多月呢！有张有弛，这才称得上是健康的生活节奏嘛。瞧我，我可就大不一样啦，只能成天用这些酒瓶来消磨时间。”

“酒瓶不正是你的最爱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才叫幸福，”布丁笑着说，“不打算给我来一杯加冰的啤酒吗？”

“真拿你这家伙没办法，这种天气还加冰块！我看整个漫莎市，哦不，整个那扎尼尔只有你一人有这种癖好。不过……倒是早就为你准备好冰块了。”说着，康路卡把已经取出来的冰块丢进空杯子，然后把酒瓶斜靠在杯口上。只见杯子略微倾斜，不一会儿，啤酒的泡沫已经漫到边缘，薄薄的一层，冰块在泡沫里翻滚着。

“七块冰，一块不少。”



“多谢多谢。”

说来，布丁的这个习惯的确奇怪得很，他总是爱在啤酒里放冰块。无论春夏秋冬都无二致，而且必定要正好七块，只要少了一块他便喝不下去。对他来说，没有七块冰块的啤酒根本不能算啤酒。

“有件事要告诉你！”康路卡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其实你今天若是不来，我也会去找你。”

“什么事？”布丁嘬了一口啤酒，然后问道。

“我外婆说，再过七天，我们就会离开这里。”

“离开？你是指离开漫莎市吗？”布丁有些迷惑了。

“对，你和我，所有人都得离开漫莎市。”

“为什么？有大地震吗？”

“我也不清楚，总之外婆是这么说的。”

“又是你外婆……”

布丁听了一会儿，他觉得康路卡是故意把话题引到了他外婆身上。于是他又说：“我承认，她有时确实会说中些什么，但那只不过是些巧合罢了。巧合，你明白吗？”

早在十几年前，当康路卡的外婆看到年幼的布丁时，就曾预言布丁长大后会有满头暗红色的头发。现

